

失聪的盛夏

□阿蒲

小区业主群里近日喧闹不休。靠山一侧的邻居们被夏夜蛙鸣搅扰得难以安枕，向物业投诉无果之后，竟有人提出要毒杀青蛙以绝后患。我住所远离山边，蛙声倒是难越界扰我清眠，然而看着群中字句翻涌，一丝寒凉竟如细针，悄然刺入心间——这被诅咒的蛙鸣，在我记忆深处，原是另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

童年乡居，初夏蛙声初起，田畴便如被唤醒的巨鼓。起初是零星试探，怯怯如雨滴轻敲窗棂；须臾便连成浩荡的声浪，一拨拨冲刷着沉静的夜色，仿佛大地在酣梦中深沉呼吸。若有人涉足田埂，这鼓点便骤然停息；待脚步远去，那喧嚣的生命又立刻在身后水泽中重新点燃。农人枕此涛声入眠，恰如习惯自己的心跳呼吸。偶有城里客来，夜宿于蛙鼓深处，次日便仓皇辞别，那潮水般的鸣响于他们竟成了难耐的酷刑。

我家离稻田稍远，门前水塘却偏有几只不甘寂寞的青蛙。夜深人静，那尖利鸣叫尤显突兀，我便常执手电筒光束扫射，惊扰其兴致；若

仍不止息，便拣石子投掷水中，声响便戛然中断。可不过片刻，塘中热情又固执地重燃，竟似从未受过侵扰。夏夜何止蛙声，更有蟋蟀在石缝间幽吟，那细小而执拗的唧唧声，如一枚钉子钻入耳根深处——然而若真失去了它们，这盛夏便仿佛被抽走了灵魂，日后忆起，反令人倍加怀念。

拂晓前四五点钟，隔着窗棂，便能听见远处田埂上菜农赶集的声响。石板路上脚步踏踏，扁担受压吱吱呻吟，偶尔几声干咳划破薄雾。同行者或夫妻或邻里，低语着农事与菜价，言语被晨风揉碎又弥合。若逢落雨，那脚步便陡然急促起来。有时夜空中忽传来几声孤寂鸟啼，猫头鹰立于屋顶，“呜呜”几声，乡人以为不祥，便拿竹竿驱赶；而布谷、喜鹊绕飞老宅，那鸣啾却是农人最乐意听闻的福音。

然而如今蜗居城市，窗外炸街摩托轰鸣而过，深夜不知何处玻璃碎裂，邻人争吵之声在楼宇间碰撞回荡……人心渴求宁静，却不

知何处能安放方寸的寂静。前几日夜半去厨房取水，耳畔忽闻几声清越鸟鸣，心头竟猛然一颤——这自然的低语，已阔别多年。城市盛夏里，双耳与心仿佛一同裹上了坚硬的茧。蜷缩于水泥方盒之中，四邻寻常的动静竟也成了引燃纷争的星火；人人口称渴望安宁，听觉却在持续的喧嚣中日渐枯竭——业主群里那毒杀青蛙的提议，俨然成了最刺耳的噪声，亦是我们时代失聪的隐喻。

科学家曾言，城市噪声正悄然重塑我们的听觉图谱；城市居民对低频声晌日益迟钝，对高频噪声却愈发难耐。耳朵在无形中被动驯化、被窄化，直至如牢笼中僵滞的鸟。那毒杀之声的背后，实是感官灵性的枯萎，是生命间同频共振的溪流已然断流。或许终有一日，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的录音里重温夏夜蛙鸣，于虚拟现实重访童年的田野——那将是怎样一种无声的讽刺？科技纵能完美复刻声波，却难复原人心深处对万籁的敬畏与温情。

青螺

□姚崎锋

走向乡野，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也有一些无意间的收获和惊喜。

我在某一条河道，发现了堤岸上密麻攀附着的螺蛳，河道水还是洁净的，流水不腐。这些螺的壳面，虽附着一些脏物，但一旦洗净，露出它们原本的色泽，纯正的青色，让我突然想起《望洞庭》中的一句诗来：白银盘里一青螺。刘诗人描绘的是洞庭山水，我想，如果爆炒一盘青螺，盛装在白瓷盘里，也定有类似的神色。

这是我少见的数量，顿时心血来潮，挽起衣袖，伸手沿着石壁捞着，螺当然有大小，我还是有所选择的，不一会儿，便捞了好几盘的样子。事实上，我沿着河道只是移动了几米而已。

说实话，螺的质地比我前段时间在几条水沟里用龙虾网张来的优质确实不止一个阶层，等我洗净之后，凑近一闻，竟然没有一点点点的污泥味道，仿佛还隐约透着一股清香。

我把这一惊人的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倒是

波澜不惊，说，那地方，我知道的，以前放龙虾网的时候也去过捞过，螺确实很多。

带着收获，心情确实美了起来，骑着电车在下班的高峰路段，还超过了一排的小车，非得哼几句表达心情不可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欲望不大的话，生活的角落里处处都有美好和知足。

很快到了菜市场，径直往海鲜摊位，看看有没有“便宜货”可以捡。我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到这里，在摊主看来是最佳时间，给我的都是物美价廉的货，很多都亏本卖了。与摊主已经很熟了，我开着玩笑说：那怎么没别的人给你这些挑剩的兜底？他觉得我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看到他的摊位上也有螺蛳，我问，你这个卖多少一斤？他答8元，我一看那螺的质量远不如我捞的。我便说：我有好货，你收购多少一斤？他突然睁大眼睛，有些不相信地说：货好，当然收。我说你过来看看再说，我这样的，一晚上估计可以捞上百斤。他跟着出

来，凑近我电动车上放的那些螺看了看，我看得出他眉宇间的满意，但他似乎仍不太相信我能搞到足够的数量，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若有所指地说，我批发来的是两块一斤。我说，你这个买卖收益翻了好几倍啊。当然我也不会真的去搞来批发给他。

螺养在家里，吐纳着污物，换洗过几次后，明显洁净了许多，过两天，打算爆炒一盘尝尝，可能夏至之后，螺的肉质不一定是最肥美的，但也足以慰藉味蕾了。

一边吃着晚餐，一边对着手机追短剧。眼前一盘刚出锅的螺，一吸一啜之间，螺旋状的螺肉带着酱汁的味道脱壳而出进入口腔，一颗接一颗，简直有停不下来的节奏。

夜幕暗了下来，四周也安静了，小区里的灯火早已亮起，温馨了各自的小家。

印象中，大街小巷的排档夜餐，这一盘菜上桌率是极高的，喝着酒饮，嚼着螺，时光不经意间就放慢了，这便是人间烟火了。

一只自在的猫

□秦钦儿

不知它从哪里来，又是怎样爬上我家六楼的阳台。

一只灰白相间的小奶猫，这是谁家走失的“孩子”？它好像掐准了我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清晨，当我推开通往露台小花园的玻璃移门，它就 from 栏杆之间的空当探进半个身子，偏着脑袋朝我“喵喵”叫两声，等我召唤。下班回家，我刚一脚踏进花园，它又准点出现在阳台某个角落，从一株芍药或者向日葵的叶片底下冒出来，试探性地一点点靠近我，亲昵地在我的腿边蹭来蹭去，就势打个滚儿，四脚朝天，露出柔软的肚皮，在夕阳余晖里蠕动。

不过是喂了两次吃的，它居然每天早晚这样候着我。被牵挂的感觉真好。劳累了一天，这样一份期许，足以让每个疲惫的傍晚照进一缕温柔的霞光。

今天傍晚，天空絮状的层云堆叠，很美。小猫出乎意料没有进来，它在小院的墙外旁若无人地自嗨，玩耍一根枯草。那根枯草大概是去年冬天遗留的，新的小草已经长出，枯草仍倔强地舒展着细长的叶茎。小猫一会用前爪出其不意地挠向那根枯草，一会轻轻咬住草尖。它可能把这根草当成了自己的玩伴，与它嬉戏。

草在动，风吹的，或是小猫挠的。总之，小草好像也在跟它互动——小猫愈玩得起劲，它直起身子，左右蹦跶，进退退退，像舞狮一样去逗那根摇摆不定的枯草。突然，它像发现了什么，伏低身子，陡地跃起，猛地扑向草丛，就像逮住了一只老鼠，扑上去又抓又咬。但其实，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小猫在跟自己玩儿呢。看它忙得不亦乐乎，我直觉又可爱又好笑。它不知道我隔着玻璃窗观察它很久了么？它也许看到我正在偷拍，但它毫不在意——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全神贯注，自得其乐。

这是一只懂得生活乐趣的猫。当它远离父母，没有兄弟姐妹依偎，也缺少玩伴，它居然知道自己找乐子……它自顾自地，把一根枯草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属于它自己的快乐。它一定也注意到了我，抬头瞟了一眼，又接着专注地玩它的逐草游戏。它并不担心我会笑话它，它也不用不着担心。也许我觉得它这样子很好笑的时候，它心里也在暗暗笑话我吧？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活得不如一只猫。我们也想拥有这样的率性时刻，做一些自己喜欢但不一定有意义的事情，自在无我，无我无他，就像小猫追逐一根小草一样，可我们又担心，玻璃后面是不是也有一双眼睛？我们想要向上追逐理想的人生，可我们又畏惧那无法攀爬的楼顶。

人们终其一生，做着许多自己不愿意、不喜欢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为此不得不演戏，在人生的大剧场辗转腾挪，有时候演主角，有时候当配角，给人搭戏，更多的时候是跑龙套，混个盒饭而已。

我这样付着的时候，天色悄然暗了下来，夜色在升腾。最后一缕微光，落在玻璃窗上，映出我的脸庞来。等我回过神，再看向阳台，小猫不见了。它是回家了吗？这才刚吃了我的一顿晚餐，我还考虑要不要收养它呢！

小猫才不管，来是它的自由，去也是。

嘉兴诗意(组章)

□王跃英

拜谒茅盾故居

你很早就离开了乌镇，乌镇却一直没有离开你。因为你，很多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从天南地北，寻访到乌镇。

街面上，《林家铺子》的生意一直红火；水乡里，《春蚕》的影子一直不曾消失。所有在课本上、在电影里、在书卷中一字一句把那些记载江南意趣、记载旧日中国命运的文字耳濡目染、变成认知的人们，现在，来到乌镇，矫正一下他们曾经吟诵的字句，距原汁原味的乌镇是否合拍。

是的，这个小镇上，并不见《子夜》的隐约微光，《蚀》的气氛也与这里的氤氲水声相去甚远，这并不能阻遏更多的脚步纷至沓来。多少年了，文人墨客，青年后学，乃至金发碧眼的异域人士，把来到这一片江南水乡，释怀人文心情，当成一种不可或缺的行。

而我，一条从高原逶迤而至的汉子，自会携一牧你礼赞过西北旷野伟丈夫般顶天立地的白杨哗啦啦叶片，停伫你临街的屋舍，我颌首膜拜——

那棵屹立在高原上的白杨啊，曾经消弭了我生命的路径上，多少挥之不去的颓废和荒芜。

乌镇的石桥

乌镇的石桥，拒绝一切工业的痕迹。厚重，敦实，朴拙，灵秀，是这里比比皆是石桥们传统的美德。

灵秀？看，映身在墨绿色的水波之中，乌镇

的石桥没法不轻盈。这种水波，让千年乌镇时

时出落得如同刚出阁的美人，不时髦都不行。当然，乌镇的石桥主要不是出风头。环绕全镇的水色，把一座风靡千年的水乡，让世人的思绪不能不随水性而扬花。然后，移步石桥之上，婀娜多姿。

那漂泊于水上的乌篷船，穿梭于石桥下，把石桥织进蓝印花布，成就一段烟雨江南的染色记忆。

是受乌镇石桥连通水乡通途的启迪吧，最发达的互联网永久地址，让千年古镇，成了联通世界的永久桥梁。

石不能言最可人。乌镇的石桥不言，亦最可人。

寻访黄亚洲文学村

这个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村长，此刻，就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

等身的皇皇巨著，还有拍摄影视打造的红船道具，诗人，剧作家，影视编剧……这一切，无不尊显着他拥有着多么富有的身份。

而他却把村长作为一顶“桂冠”，认认真真戴在头上。

这个村子好别致。四周绿水环抱，村落白墙灰瓦，干净院子，典雅布局，淋淋漓漓的书画，让这个城市里的乡村，彰显汗牛充栋的学问，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村民”，成为崇拜学问的人，也让来此造访的人们们在这块土地上，汲取了最富有生命力的营养。人们在这个村主

人的身上，寻觅自己生命里所稀缺的力量。

同质化思想严重的我，在这里找不到一处概念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富有哲理，连屏幕上新推出的村长的文学新品，所展示的内容无不充满着中国智慧。

依依惜别时，我们不时地回望着那片村子，和送别我们的主人——那位自古名士辈出的嘉兴，在新时代门槛站着的又一位守门人。

遇见胥山

我们去的时候，那山已不见。

它曾经在大地上，那已经是遥远的时光。曾经的它，确实有山的模样。

它一直深藏在史册中。作为吴越之地一根坚硬的筋骨，张山，抑或胥山，名讳变更，无改它的血性和本质，就是山。

相比咫尺之遥柔软的土地，和远处荡漾的水波，罕见的石骨坚硬，坚韧，坚强，只要瞩目于它，一切关于山的属性，昭然若揭。

我承认，这是我这大半生所经历过的所有山脉中最低矮、最近似于无的一座山。真的，如果不是讲解，如果不是那藏于石山上“胥山遗址”四个血红大字的提醒，我很可能轻松迈过此山而不自知——我惊悚了。

原来，竟然有山让我无视，竟然有山以“无山”的姿态让我眼中无山？

在生命的历程中，身边，眼中，心里，有多少山一样巍峨的人或事物被我无视？这是遇见胥山后，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山一样沉重的话题。